

You
Have
Loved
Enough
明月归
我明白你会来，所以，我等。



凉生
我们可不可以
不忧伤
(典藏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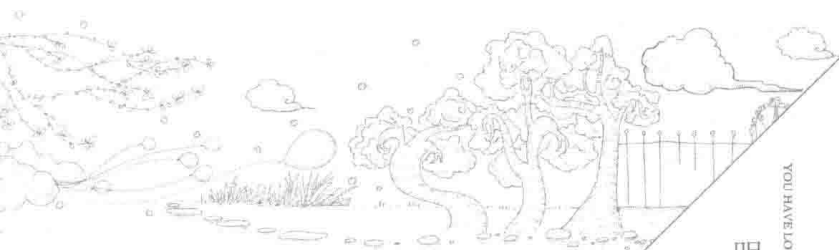
小米
乐
LEXIAOMI
WORKS 著



执迷一生的暗恋传奇，畅销百万册经典回归
作者全文修订，感动升级
电视剧萌宠演员写真，随书敬献 限量发行

乐小米

LE MI MI 著



明月归

YOU HAVE LOVED ENOUGH

我们可不可以
不忧伤
5 凉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5, 明月归 / 乐小米著

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594-0720-7

I. ①凉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9879 号

书 名 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5, 明月归
作 者 乐小米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王 珺
特约编辑 曹若飞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80 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字 数 385 千字
印 张 21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,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20-7
定 价 39.8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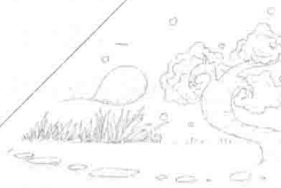
MEMORY HOUSE

记忆坊文化

- 001 **楔子 遇到过你**
- 005 **CHAPTER 01**
我们俩用最好的演技，扮演着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- 038 **CHAPTER 02**
这世界上，只有你不好，用他的错误，惩罚了自己一生。
- 063 **CHAPTER 03**
少年时情之所起，此生便不敢再忘。
- 098 **CHAPTER 04**
姜生，这就是我们的爱情，它蛮横霸道，从无公平。
- 177 **CHAPTER 05**
爱情，有多温柔，就有多残忍。
- 227 **CHAPTER 06**
所以，姜生，我们要好好的。
- 303 **CHAPTER 07**
我明白你会来，所以，我等。
- 324 **尾声 很多年后……**
- 326 **后记 请收下，这一卷纸短情长**

遇到过你

楔子





01

这是一处安静的小院。

男主人到来之前，只有一个年老的花匠居住于此。花匠每日收拾着小院，照顾着院里的花花草草，还有他的小孙女。

此处位于距杭州西溪不远的湿地水岛之上，山水灵秀，旧时曾是富贵风雅之士的别业所在。几经岁月，昔日的亭台楼榭已成烟尘。后来，便有十余户渔家居于此，舟为马，桥做路，水为田，岛做家。再后来，此地被一港商购去，原住民被迁出，港商将旧屋修葺翻新，这些修葺一新的别具水乡情致的宅院就成了极少数人的私宅。

老花匠姓卢，为人本分却也极会看眼色行事，他虽没见过这屋子的主人，却也知道能在此处有私宅的人，不是平常人。

老卢家的主人是岛上最为神秘的人物，因为这么多年，从没有人见到过他。

岛上本就不足十户人家，多是度假小居。三月杨花起，八月桂花香，十月芦花飞，西溪最美的季节，也是此处最热闹的时候。

主人间未必相互招呼，但主人离开后，在此看护房屋的佣人们，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凑到一起闲谈：谁谁家里是做什么了不得的大生意，谁谁谁家主人吃饭用的碗都是清官窑里的，或是谁谁谁谁家的主人有什么不足与外人道的癖好……

但唯独老卢这里，从没有人见过老卢的主人，只知道他姓程。后来，佣人们就纷纷猜测，老卢的主人如此隐秘，十有八九是贩毒的。

而且是，大毒枭。

02

这是五年来，老卢第一次见到他，此处私宅的主人。

沉默。

这是老卢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天已尽寒，老卢如常收拾着院落，看着坐在藤椅上面容清俊的男子。

他已在此坐了一下午，傍晚的寒意已经浸染了他的身体；他却丝毫不知，只是出神地看着隔壁小院，似是要将谁望穿一般。

兀地，他隐隐咳嗽了几声，却又生生压了回去。

老卢连忙进屋，倒来小孙女早已热好的米酒，递上去，说，程先生啊，天儿冷了，您喝点儿米酒，驱驱寒吧。

他接过，冲老卢笑笑，刚饮下一口，却咳嗽得更加厉害，让人揪心。

他的咳嗽声，让老卢想起隔壁不远处小院里曾住过的那对小夫妻——此处唯一长住的一户业主。

每及天寒，那个眉眼俊挺的男人不小心着凉打喷嚏时，女人总会缓缓走出来，给他披件外套，一面给他整理衣领，一面轻声埋怨。

手指纤长，眼波婉转。

一颦一嗔，皆是心疼。

想起那对神仙眷侣一般的小夫妻，老卢突然觉得自家男主人身上是掩不住的孤单，无边的孤单。

孤单。

是老卢对他的第二印象。

03

老卢忘记自己是如何脱口问出这句话的——程先生，您没带程太太一起来啊？

话刚出口，老卢自觉多言，随即，讪讪而笑，说，哦哦，我多嘴了，多嘴了……呃，程先生……还是单身？

他愣住了，似乎从未想过老卢会如此问。半晌，他才回过神，低头，看了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笑了笑，说，我，有妻子了。



他微微停顿了一下，抬头，望着远方，隐约有极做平淡的叹息，他说，只是，我的妻子，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

他的语调平稳，却那么执拗而认真。

老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自言自语一样说，哦哦，那年底时，程太太就回来了吧。春节了，该团圆了啊。

他没回答，只是笑笑，将戒指握在胸前，如同抵死拥抱一般。他知道，这句话，此生此世，他永远没有机会告诉她——

这一生，遇到过你，便已经是我们最好的团圆。

我们俩用最好的演技，
扮演着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

HAPTER 01



01

我等你。

戴高乐机场，我告别凉生时，天空万里无云。

他将一个信封放入我手里，看着我，眼眸深深，说，我等你。

我噙着笑。

当我拖着行李，和陈老一起走到安检处时，他突然跑了上来，从身后一把揽住了我，紧紧地抱着。

老陈在一旁装作若无其事地仰着脖子看着四周，最后，他说，先生，你这么舍不得太太，就和我们一起回国，反正太太她也就是参加个婚礼。正好，您也回去跟程老爷子交代一下……

凉生似乎没听到一样，只是紧紧地从身后抱着我，温柔的气息，在我的颈项间，是不舍，是挽留。

我没回头，谁都怕别离，我忍着泪，笑了笑，说，怎么像个小孩。

他最终松开了手。

他说，我等你。

02

佛祖说，人生有八苦。

就这样，六月底，我回到了国内。

最初的三天，都用来与时差做斗争了，我不想出席柯小柔的婚礼时，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，像一只刚捕回来的熊猫。

梳妆台前，我盯着自己的脸，仔细地看。

低头，手指所触，是凉生在机场放入我手中的信封，拿起，反复而仔细地看。抬头，这偌大的房。

佛祖说，人生有八苦。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

这些，我都一一体味过；但是，我觉得佛祖少说了一样苦——那就是被老陈这样一个像奶妈一样的管家聒噪之苦。

回国这三天，老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——太太，您还是劝劝先生也回来吧！

他说，你看啊，你们俩既已成婚总得拜见一下程家老爷子吧！本来这婚事就没提前征得……他说到这里语气弱下去，忙改口说，先生回到国内也能多陪陪太太您……

这个时候，我就看着老陈，皮笑肉不笑，转身上楼。

这三天，我除了睡觉的时候，无一不遭老陈荼毒。他语言之苦口婆心，眼神之幽怨已登峰造极。

我开始烦躁，眼神之怨毒已经达到瞪谁谁怀孕的地步；在我彻底变成神经病之前，我决定将老陈赶回法国。

凉生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快给他电话。

电话里，他迟疑了很久很久，最终，同意。

他说，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

我说，你忘了！我有一堆狐朋狗友！

他叹气，让步，说，好吧。

老陈下午走的时候，我将他送出门，说，你要是真有本事呢，就亲自将凉生押解回程宅！不过，陈叔，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说，人不是神，做不到谁都喜欢！你不能让他既讨程老爷子开心，又讨周家喜欢，左右逢源，最后自己还本领通天！

老陈愣了愣，说，是，太太。

我说，无论是不是，这都与我无关，以后不要让我去掺和这些我不想掺和、也没能力掺和的事。还有……



老陈看着我。

我补充道，以后对我好一点儿！别总话里有话！别再做不该做的事儿！更别大晚上喂我喝浓茶！我可能比你想象的还笨！但我也比你想象的记仇！

老陈直接傻掉了。

我知道，在老陈眼里，我这属于“翻身小妾”把歌唱，他只等着将来看我哭。但将来那么远，我只想今朝的快活舒坦。

送走蜜蜂陈，我走到客厅大大的玻璃幕墙边，想象着，曾经那些孤单的日子，凉生，就是这样站在这里，握一杯红酒，孤单地望，一城孤独繁华。

红尘再热闹，那也是别人的，寂寞孤独，才永远是自己的。

但我知道，这一生，即使有再多的孤独，这座城，总还是有那么几个人，如果知道我回来，便会纷纷开车、打车、搭地铁……蔚为壮观地向着我而来，身上有种东西突然在复活。

仿佛有了依靠，有了安稳。大约友情最好的状态就是：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思君。

我窝在沙发上，想象着这座城市中，我的她们和他们，正以怎样的姿态工作生活着。我的金陵正一面淘宝一面八卦吧；北小武正热情地做着卖绿茶的小男孩吧；八宝忙着转型做文艺女青年吧，柯小柔正在为婚礼明媚而忧伤吧……那我的小九呢？

不！她是小九，只是，已不再是我的。

该醒醒了！我的二十三岁，它就要来了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我心下一绝望，脸跟被蜇肿了似的，不会是蜜蜂陈，又回来了吧！

我一开门，傻了。

钱伯？！

我呆在那里。

他冲着我微微一笑，很恭敬谦卑的姿态，说，太太。

然后，他转身对钱至，说，还不见过三少奶奶。

我微微一愣。

瞬间，又觉得——

这称呼！太受用了！太爽了！

不久之前还逼着你给他家大少爷做妾，现如今尊你“太太”喊你“少奶

奶”，我只觉得气儿顺了太多太多。

舒坦！

原本想关门的手，在那一刻，也就停住了。

见过了这类人太多，便也学会了拿捏，仰着脸，冷着表情，端着姿势，唇角轻轻一扯，点点头。

全十分！

只是，钱至在一旁，一直看着我，眸子里盛满了说不出的伤感，良久，他低头，吃力地喊了我一声，太太。

既已受用，就不想再多做解释。

钱伯躬了一下身，很恭谨，全不似以往的用和蔼包裹的倨傲，他说，老爷子要我来请您回老宅。

我不去。我说。

钱伯一愣，笑，说，老爷子身体不好，想来太太也是知道。

我心下想，当然知道！他养病可是多日，当年凉生差点被陆文隽害死的时候他还在养病呢。

他说，老爷子啊，得知了您和三少爷新婚，心下高兴。

我不自觉笑了一下，心想，高兴个毛线！恨不得往巴黎发一颗原子弹吧！

钱伯看着我脸上五颜六色的表情，笑着说，当然，三少爷人年轻，先斩后奏的，可到底有自家父亲证婚，老爷子也是开心的！毕竟咱们程宅多久了，也没桩喜事。

我笑，心下想，这抱怨倒是真委婉。

钱伯说，老爷子也是思念孙儿孙媳的心，听闻您回来了，要我请您回老宅一坐。到底是人老了。

他又说，本来您下飞机那天，就该去接机的！只是怕您旅途劳顿，回了老宅去见各位亲戚会累，我就想着让您多休息这几日，再回老宅，亲人相见。

我脸色一变，说，你们监视着我？！

钱伯立刻解释，笑道，太太您误会了。所有人在进出关口都有报备的，这也是为了保护咱们程家人安全。

我冷笑，说，保护？受不起！

说完，我抬手，准备关门谢客。

一直在旁边沉默的钱至，突然抵住了门，他望着我，开口，说，您就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他怎样了吗？

我定定地站在那里，低头，手缓缓地从门上移开。



半晌，我转脸，问钱伯，说，他，好吗？

钱伯瞪了钱至一眼，狠狠地；回头，对我笑，说，让您和三少爷牵挂了，新婚燕尔的。大少爷一切都好，手术很成功。

他的话那么得体而又有距离。

我又怎么不知避嫌二字呢？

冷漠，疏离，不在意。

03

我们俩用最好的演技，扮演着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最终，我还是去了程家老宅。

钱伯说，三少爷在篡天动力一事上，到底对程家是有所欠，您今天去了，也算帮三少爷缓和了这矛盾。

他悄悄观察着我的脸色，说，太太，您是知道的，三少爷有了今天这番天地，也不容易啊……

每个人都有软肋。而凉生是我的软肋。

见我有所动，他便笑着又说，老爷子啊，身体日渐不好，日子也是有今天没明天的，人老了，就想亲近人。算是了却老人的心愿，也请太太去一趟吧。

这是一栋森严的老院落，靠在半山之上，一栋主楼，两栋附楼，雨花石筑成，三面环山，一面迎海，独自静谧，一旦穿过一片密密的竹林，不出两公里，便是灯火通明的城市喧嚣。

曾经在雨夜里，我为凉生求救，怎么拍打都拍不开的门，如今，却对着我，毫无保留地，敞开。

那个只生活在传说里的老人，这一天，我终于见到了，在程宅的水烟楼里。他果真如钱伯所说，已经垂垂老矣，只是，那种骨子里的威势，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，尽管，他一直和颜悦色，与我聊着琐事。

他问我巴黎的天气还是像以往那么多雨吗，我说是；他说他年轻时，也在那里住过。就这样，巴黎的旧街道，古老的建筑，还有那条流淌在都心的塞纳河。

龚言在一旁，极力地观察着老人的一举一动，我亦处处留心。

钱伯给他递了茶，我忙起身接过，端到老人眼前，老人笑吟吟地接过。龚言在一旁，说，到底是三少爷不在身旁，三少奶奶一个人紧张的，也不会说句爷爷，吃茶。

钱伯看了龚言一眼，为我圆场，笑道，三少奶奶本就是内秀之人，不是那些围在少爷们身边的莺莺燕燕，谄媚聒噪。

龚言立刻堆笑，说，想来三少奶奶这也是颠簸乏了。

他们一来一往，我却难掩尴尬，“爷爷”两字，卡在嗓子里真的是辛苦极了。

罢了。既然来都来了。

我脸微微一红，喊了一声，爷爷。

我说，您吃茶。

老爷子笑着，说，这人老了啊，就喜欢人多热闹，儿孙绕膝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门外来人，说，二少爷来了。

我的心一揪。

来之前，钱伯承诺过，只陪陪老爷子说说话就离开的，不会见任何人。

程天恩进来的时候，汪四平跟在他身旁，我下意识地往椅子背上靠了靠。

他没看我，上前喊了声，爷爷。

老爷子笑，说，来了。

他说，是。

老爷子说，你弟妹刚回国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想必之前就熟识。不比我这老头子，到现在才见到。

程天恩看看我，转头对老爷子说，是。

极恭敬。

这时，有女佣端了一杯茶到我眼前，笑意盈盈，说，太太。

我硬着头皮端起杯茶，捧到程天恩眼前，竟不知如何开口。

他看了看我，唇角荡着笑意，眼神却是可以杀死人的冰冷，说，弟妹近来可好？

我低头，说，一切都好……二哥……最近可好？

程天恩俯身，接过茶去，说，好得很！然后，他在我耳边狠狠地，说，至少比大哥好！

这句话，声音极小，只有我听得到。

老爷子问，你大哥呢？怎么这半天都不见人。

程天恩正在端量着手中的茶，抬眼看着老爷子，愣了愣。

我也愣了。

然后，一瞬间，程天恩，钱伯，龚言，汪四平，四个人的眼神刷刷刷——地交汇着，无声地传递着“怎么办”“我怎么知道”“滚”“呵呵”之类的讯息。

我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



老爷子问龚言，我不是让你去通知天佑的吗？

龚言张张嘴巴，不知怎么回答，只好望向钱伯。

钱伯忙笑，说，我怕大少爷在休息，就自作主张，没让龚言去打扰，只喊了二少爷。

老爷子摆手，说，去！喊他来！他转脸对程天恩说，我身体抱恙，你父母也远在香港，但是你们年轻人今晚也该举行个家宴啊。

我忙起身，强掩尴尬，说，真不用了。

老爷子没看我，他抬头，看看龚言，说，你也糊涂！

龚言忙不迭地说，我这就去！

他话音刚落，就听门外有人说，不必了，我来了。

程天佑走进来的时候，钱至在他身旁，他把着钱至手臂，许是手术后身体刚刚恢复，他的气色并不多好，人清瘦了许多。

他一出现，我只觉得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。

他上前，说，爷爷。

老爷子笑，说，你弟妹回来了。

他说，是。

然后，所有人的眼神都落在我和他身上，钱至扶着他转身，他微微冲我一点头，唇角沉默地抿着。

我看着他，一时之间，眼眶红了，那么努力地克制，声音却还是抖得一塌糊涂，说，你……

他打断了我的话语，似乎这一刻，这人前，我们之间连问好与寒暄都是逾礼，所以，他的声音那么清晰，说，弟妹！一路辛苦了！

我看着他眼睛，似乎想要看到一种温度，却什么也没有，这本该是我们最好的姿态的。所有的问候都该死！所有的过去都应该抹去！就像两个从来都不认识的人那样！无笑，无泪，无动容！

家里的女佣再次将一杯茶端到我眼前，龚言在一旁，笑，太太新婚，也给大伯哥敬杯喜茶吃吧。

钱至在他身旁，竟将脸别向一旁，不去看。

我努力地镇定，不带丝毫感情地将那杯茶端起，手指素白，茶水微温，齐眉，恭敬，递给他，努力地控制着，声音却还是抖着，强笑，说，大哥。

我怎么能不敬他！